



人生况味

愧疚引

■ 李科洲

1

早晨，我开车赶路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内疚。

那个在台风天里浑身湿透的身影，清晰地呈现在眼前。

没有来由，就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——同行的摄影记者掉进水沟里，我却毫无察觉。

那一天，台风在呼号。雨点不是落下，而是扫射过来，打在脸上让人生疼。我们三位记者一起出发，到台风中受灾严重的村庄采访。

像逆流而上的鱼，我们在狂风暴雨中艰难前行。

摄影哥——就让我这样称呼他吧——始终落在最后。他时而蹲下，时而侧身，时而站到高处，一边用身体护住相机，一边不时按下快门，捕捉灾难画面。

走到村委会办公楼时，我们才发现身后少了一人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折返找人。不一会，只见摄影哥从风雨深处狂奔而来，浑身湿透，裤腿上沾满泥浆。

“刚才掉水沟里了”，他抹了把脸上的雨水，“喊你们，风太大了，你们听不见。”

“啊！我太粗心了。”我惊叫起来。“你是怎么掉下去的，又是怎么爬上来的？”我急切地问。

“水沟的斜坡上，有一小片灌木丛，我死命抓住了，才爬上来的。”摄影哥回答得平淡。

我的心却揪紧了：如果没有这一片“幸运草”，结果会怎样？为什么我只顾自己埋头赶路。为什么我就不能把一点注意力放在同事身上？为什么我对身后发生的一切毫无察觉？

开车到目的地后，我想给摄影哥打个电话，倾诉这些年来压在心底的愧疚。可手指在拨号键上徘徊了许久，终究没按下。

2

摄影哥经历过的生死考验不只有这一次。

有一回，城市发生内涝，他背着摄影器材上街拍照，水没过了膝盖。他突然一脚踩空，坠入雨水井中。幸好，他反应极快，瞬间张开双臂卡住井口。后来他说，那一刻，他想到了妻子，想到她正处于孕期。

他在采访中还遇到过泥石流。山体突然滑坡，泥石流滚滚而来。摄影哥掉头就冲向停在路边的车，快速启动离开。他身后，有两辆泊车瞬间被冲走。“当时，要是车里汽油不够，那麻烦大了。”事后，他拍拍胸口说。经此一劫，他对油量表变得异常敏感，只要油量跌过中线，他就会赶紧去加满油。

后来，我又和摄影哥共同经历了一次更为猛烈的生死考验。那是17级超强台风现场。当风王扑来时，路边大树像火柴棍一样接连折断，发出鞭抽般的声响；一间简易房的铁皮屋顶被掀起，在空中像纸片般飘舞，那诡异的弧度有种残酷的吸引力。对于摄影记者来说，这种镜头当然不能放过。摄影哥拿起相机，却难以站稳。同行的壮实小伙从身后死死抱住他的腰，他才得以按下快门。

3

如果说对摄影哥的内疚是对同行者的亏欠，那么对小乔的愧疚，则成了我心中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。

那次的调研采访任务很重要。我安排小乔跟随采访。

采访中，小乔接到父亲病危的消息。她打电话给我，想请假。“现在一时找不到人替换你，即使找到人了，也无法及时赶到现场。怎么办？”我在电话这头左右为难，不知道如何处理。

也许是看到我为难，小乔说：“那我就跟完吧，调研很快就要结束了。”

小乔不仅完成了调研采访，更是在守灵期间完成了稿件。我无法想象，她是如何在泪眼朦胧中敲下每一个字的。

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，我的犹豫就是一种无情。一个女儿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被我以工作的名义留在了岗位上。

小乔是位娇小文弱的姑娘，内心却住着一个战士。在一次台风采访中，狂风把她整个人掀飞，甩出十几米远。强风中，人无法站立。小乔趴在地上不敢动。天已黑，向着远处房子里透出的微弱灯光，她一点一点爬向安全地带。这样一位勇敢的记者，却因为我的一次犹豫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。

一年后，我在小乔驻站的县城遇见她。在县委宣传部的走廊里，她突然抱住一位大姐失声痛哭，诉说她对父亲的思念和愧疚。那个总是坚强的姑娘，终于撑不住了。我站在不远处，却连上前安慰的勇气都没有。

赶路的车子终于抵达目的地，我熄了火，却迟迟没有下车。窗外的阳光正好，洒在挡风玻璃上，折射出一道道光晕。我想起摄影哥镜头下那些震撼的画面，想起小乔在风雨中的身影。我看到前方的光芒，又转头注视路边的小草。

风雨还会来，故事还要讲述。而我的愧疚，终究没有说出口。

苇岸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我观察过一次日出，日出比日落缓慢。观看日落，大有守候圣哲临终之感；观看日出，则像等待伟大英雄辉煌的诞生。”在他眼里，观看日出日落，充满了仪式感、庄严感和神圣感。据说孔子临终前七日，拄杖悲歌：“太山坏乎？梁柱摧乎？哲人萎乎？”孔子之死，大概就是苇岸眼里2500年前的日落景象。

在海口湾观看日落，或许也能让人产生一种神圣感，但海口湾的日落，不但让人感到庄严，更叫人品尝到世俗烟火味。日落不会让人感到孤独、衰亡，而是指向大地和大海，指引我们归宿，指引家的方向。

海口湾位于海南岛北部，毗邻海口市中心，西起天尾角，东至南渡江口，海湾面积约268.2平方公里，海岸线长59.4公里，是海口市的核心滨海区域。其北侧与广东省徐闻县海安镇隔海相望，形成独特的对称弧形湾区。湾区内网红打卡景点有世纪大桥、天空之山驿站、云洞图书馆、骑楼老街、钟楼、假日海滩等文化地标和风景区。

海口湾夏傍晚的落日，有一种安静的壮美。那一刻，太阳眼看就要沉入大海，它把自己储藏一天的激情尽情挥洒出来。它自己的脸庞由白炽变成雄浑的、发黑般的紫红，看上去，显得特别大，特别敦厚和慈爱。它的光，像是红糖水，浓醇、温润、油汪汪，一只归鸟，从它面前经过，半天都没有掠过它的脸庞，落日的目光实在太严了，差不多粘住了鸟的翅膀。它的眼光落在海面上，含情脉脉，一片深情，可以融化一切。这时候，海面无风，波澜不兴。远处的海，像一面燃烧的红色的大镜子，光芒万丈。眼前的海，被落日余晖分割成片羽状，轻轻飘拂，波光潋滟，像轻盈的翅膀，又像紫红、厚润的绸缎。西边天空色彩似乎比较单调，头顶斜上方是淡蓝色的，慢慢下坠，色彩过渡成浅红，越接近落日，颜色越深，变成了绯红。围绕落日的是一片红云，让人感到落日的不孤单，让人感到落日的壮观。落日下面不远的地方就是海平面，那里是一线深沉的黛色，像一片神秘、踏实的土地，也像一张巨大的床，正等着太阳的归来。

苇岸比我们更仔细地观察过日落和日出，他说，日出需要五分钟，日落只需要三分钟，日落比日出更迅速。是的，我们一刻不停地盯着日落，但是，只要稍不留神，落日就会倏地，好像衣服也不脱就掩入大海。

有时不免留恋，有时不免怅惘！

大海是落日的归途，波涛是落日的眠床，能够在海口湾一睹日落归去，应该算是我们



岁月山河

日归海口湾

■ 严敬

的幸运。今晚安静地沉落，明朝还可以辉煌地升起。落日培养了我们的胸襟！

海口湾不仅适合看日落，也特别适合看月落。有一年，7月29日，农历十六，半夜，丑时，我从海安乘船返回海口。那晚月亮很大，离得很近，它悬在右边船栏上，已经西斜，过一个时辰，月亮就要落山了。夜空如黛，飘荡的白云被月亮照亮，像一张张行驶的白帆。月光映照在海面，洒下满地的白银。银光闪烁，耀人眼目。无数银两，连成一块巨大的、银光闪烁、洁白晶莹的冰。轮船在冰上滑行，切开白银，切开月光，十分美妙。这次乘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，若不是在海口湾上邂逅深夜的月光，这种感觉可能只能在文字中读到，难以亲身体会。

日落如金，月落似银，这是海口湾奉献给每个人的景象。而且，海口湾还会给人们一个奇特的感受，无论日落还是月落，都仿佛是它们的归来。乘船无论去留，都好像是投入海口湾的怀抱。

海口湾像张开的怀抱，热情地迎接北方来客。我的三位兄长，就是带着致富梦想，跨过琼州海峡，从海口湾的秀英港上岛的。他们扎下根后，接着，家乡的人，一群群接踵而至，登上这座四季如夏的岛屿。海南岛像一艘航行的巨轮，永远航行在一个季节里。海口湾蕴含着奇异的转化功能，湿润的海风，温馨的暗示，一群异乡人，经过海风的吹拂和海岸的抚慰，可以立即把他乡看成故乡。海口盘桓着一群群的闽海人，若干年后，他们都要蜕变成新海南人。首先，他们自己渐渐脱去



《三沙风光》(油画)

范迪安作



渔村樵浦

村庄的语言

■ 离响

一条水泥路突然分出三条岔路，还好一块炭黑色的大石头上写着三个粉白色的字：“林市村”，无声地指点着方向。这石头圆滚滚的，朴素，深刻，它与红楼梦里的石头、西游记里的石头、女婿补天的石头……同属一族，这些石头有思想，有灵性，沉默在路边或荒野都是在说着犀利的话语。

海南的村庄里石头很多，大多粗砺，现出质朴的外相，把村庄也压得天然质朴，幸好绿色的植物四处点染，抢占了大面积的地盘，它们平衡了石头的沉重，让村庄有了翩然亮色和动态感。

林市村最辉煌的纪录发生在400年前，1605年7月13日晚上琼北大地震时，它与沉入海底的命运擦肩而过，它见证了那场72个村庄沉入海底桑田变沧海的巨变，它因历史的变故而苍老。

平常的村房、平常的村路、平常的门窗、平常的树木和日光……不一样的东西就在身边：一排炭黑色的房子。稍微绕了一下我找到了一个门，门内是一条仅容两人并排行走的甬道，甬道两边是两排对称排列的独立的小院，每个小院都有一个小门直通甬道——这是一个大院子。我走进甬道，看了两边的小院，它们被闲置了。

穿过甬道，我在另一个门口的墙壁上看到了一个牌子：林市村陈贵仁大院。在牌子的左上角还有一行字：海口市不可移动文物。

这所大院子是二百多年前一个叫陈贵仁的人建造的，可以想象当年的一个普通渔民下南洋发了财，喜气洋洋地建了这个大院的红火场面。一个小村渔民，在那个年代就有出海的认知和勇气，院主人自身所发出的能量让这所大院更值得留存。

一位拄着拐棍的老阿婆出现在甬道的另一头，她身形高挑，慢慢地走在石板路上，银

白的短发被两根黑色的发卡固定得很妥帖，她是位精致的老年人。我和朋友站在甬道的这边，闲说着话，没有要离开的意图，像是要等着老阿婆走近，甬道因为窄而显得长，她走近了，先是探寻地打量我们，眼中闪着很亮的光——年老的光，有些精明，有些迟钝。朋友立刻用海南话跟她聊起来，她脸上有了笑容。

地上的石板 and 两边的石墙围成了碳黑色的小空间，上面是碧蓝的天空，穿浅色花衣服的老阿婆与天空更接近。老阿婆去了她要去的

地方。我和朋友又走了一遍甬道，来到村路上，路旁边的小院是现代式村房，大门口门廊低沉，三位头发花白的阿婆对坐在廊下，我们走过门口的时候，她们都把脸转向门口，看着我们，阳光照在的门口，她们的脸在阴影下，我心里有些慌张。加快了走过的速度，但她们向外看的场景已经被画在我心上。

了已经有些变味的厚重的家乡衣衫，他们的后代，大多生在海南，长在海南，完全是一个海南人，不把海南看成故乡，是很难的事情。我三个哥哥，自从飘过了海口湾，注定要成为新海南人。

1988年，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，敏锐好动的大哥，邀了另外七个伙伴，南下海南创业。一行八人过海，白手起家，艰难创业，从养鸭养鸡养猪开始，一步步地坚持下来。当时条件十分艰苦，都住在鸡棚牛棚里。大哥常常食不果腹，他说，有一天，他赤脚走在大街上，最大的梦想就是到茶店喝一杯咖啡。就这样，大哥咬牙坚持下来，他感动了海南岛，海南岛终于接纳了他。大哥先是盘活了一家即将倒闭的农场，依托这家农场，大哥成立了一家新公司，几年之后新公司快速发展，业务从北到南，覆盖了全岛，包括种养业、教育、金融、餐饮等，成为海南养殖业的龙头企业。大哥无疑是种下了一棵浓荫匝地的大树，不仅让岛屿的绿荫更加浓厚，也普遍施惠乡人。家乡一群又一群人，越过琼州海峡，跑到他的树下乘凉，他养活了一批人。他的口碑在家乡到处流传，俨然成了农场一个传奇和神话。当初和大哥一起到海南打拼的八个人，被誉为“八仙过海”。二哥在大哥公司稍具规模后，也赶来给大哥帮忙。大哥太需要二哥这个助手了，把一切事务放手让二哥去做。只两年，二哥就能独当一面了。恰在此时，另一家国营企业相中了二哥，要聘请二哥当总经理。大哥考虑再三，决定放二哥走，且把正在北方打拼的三哥调到海南。又两年，大哥到政府部门任职，三哥正式成为公司的掌门人。三哥深孚众望，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，瞅准机会，及时涉足房地产、屠宰业、冷链。在三哥的带领

下，公司欣欣向荣、蒸蒸日上。我是1999年到海南的，因为有大哥在，我到海南来，心里是踏实的。大哥让我循着他当年的足迹，从养鸡养猪开始我在海南的人生之路。也许大哥也打算把我培养成一个企业管理者，但是，我很令大哥失望，我没有学会管理，倒在养鸡养猪的日子里学会了听懂它们的话。我的兴趣在于把禽兽语翻译给大家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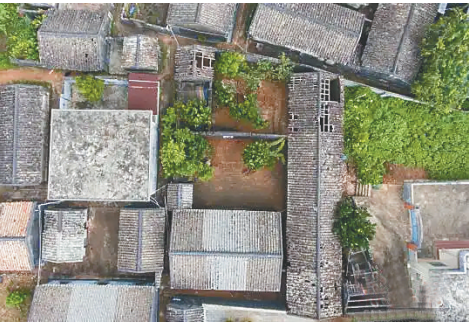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大哥已经归隐，二哥和三哥正当盛年，驭风腾浪，鱼跃成纹，有如蛟龙入海。海口湾日落，今晚无迹可寻，明朝又见东升，落日不过在此归眠。海口湾像一个张开的巨大的臂膀，迎接着从远方而来的异乡人和归客。海南岛像一个枕着海浪的绿色摇篮，适合各种植物的生长，也适合各种梦的生长。



一个穿大背心的中年男人骑着电动车从一个小院的大门中出来，快速地从我们身边晃过，小院中是一栋新的二层小楼。一个半敞开的院落里晾晒着很多花花绿绿的衣服，一个中年大姐正在手洗衣服，她的短发乱七八糟地盖在头上，身上穿着宽大的花裙子。她对四百年前的大地震一无所知。她说自己的孩子白天在城里上班，晚上还要回到家里来住。她的院子和她本人一样，闲适，松弛，呈现出生活随意又真实的一面。

走进村庄可以了解到生活的另一种样貌，村庄的形象一直活在从乡村走出来的几代人的童年记忆中，然而，如今，村庄终究是不同了。在这小小的林市村中，陈家大院宛如村中古老的家族摆件，墙上的斑驳都是对岁月的书写，屋檐下的裂缝是风雨的印痕……老房子变成了时间的证据，院中杂草丛生长出一片寂寞。

老年人在村路上缓步慢行，或者坐在廊下晒太阳，或抬眼看向走过身边的年轻人……每位老年人的面貌都在趋于相近，不像年轻人那般轮廓鲜明，村中的老人、老房子、老井、老物件让村庄的面貌透射出一种生命的深刻。



航拍海口江东新区林市村古建筑。 资料图



诗路花语

东坡诗路行(组诗)

■ 李孟伦

☆秋天来了

一听到苏轼的蛙鸣
就知道秋天已来了
今天是个好日子
一只蝴蝶飞进了我窗口
说千年前我就是蝴蝶了
难怪蝴蝶长得这么养眼
翅膀轻轻一扇
风，从海上来
——吹开了我胸襟
让我身心凉爽透了
此时，我抬头——
就看见李白的月亮
就看见了我前行的方向
于是，我不再抱太阳煮海
我要带上岛上的绿色空气
让彼岸没有污染
让彼岸生生不息
让彼岸春暖花开

☆谁知主人何处去

秋来了
清风徐来
月下竹影空摇曳
惟见东篱上
留下一壶酒
留下一曲笙歌
还有一簇菊花
藏在一溪云里
伴高山随流水
让蛙鸣让稻香
已是九百年
北望鸿雁飞
七月浮槎在
谁知我主人何处去

☆只待梅花开

我坐窗前
守一盏灯
守了半辈子
只待一朵梅花开
风，不知何时来
带来七八点冷雨
一袭轻寒
有谁明了
青山容颜老
人已青天外



风物写真

秋色浓

■ 明帝

南国的秋总黏着湿漉漉的暑气，妻在窗边叠着衣衫说：“去北方看秋吧，那里的秋是清爽的，也是彩色的。”她生于中秋月圆之夜，骨子里便藏着对秋天的眷恋。退休前的岁月被公务切割成零碎的片段，连陪妻看一场落叶都成了奢侈；赋闲之后，我们终于能把日子铺展成宣纸，任秋光点染。香山的银杏是递来的第一封秋柬。曲径两旁，金黄的叶隙漏下碎银似的光，她俯身拾起一片银杏树叶儿，叶脉里还流淌着太阳的温度。

“听说伟人当年也在这里住过。”她忽然问。我望向双清别墅的方向——那棵著名的银杏正将金箔铺满石阶，游客们提着衣角踮脚绕行，像是怕惊扰了一个恬静的美梦。“他住在这里时，树叶还未黄呢。”我轻声解释。1949年的春天到夏末，历史洪流裹挟着运筹帷幄的日夜，书桌上的地图标满箭簇，却标不出一寸赏秋的乐趣。妻若有所思：“原来再磅礴的生命，也有错过的风景呀。”

植物园的红枫却是不肯辜负的。那些叶子像浸过霞光又蘸了朱砂，层层叠叠烧向蓝玻璃似的天空。妻站在枫树下，火光般的落叶缀在她的肩头，竟分不清哪个更灼眼。

中山公园的垂柳又是另一番风致，黄绿相间的丝绦垂进碧水，搅碎一池云影天光。妻沿着湖畔徐行，裙摆扫过满地斑斓，像走在莫奈的画布上。坐在长椅上歇脚时，她掰开刚从雨轩购置的温热的冬菜素包，自语道：“秋色也要有人陪着看才好呢。”冬菜素包的甜香混着落叶的微湿在空气里浮沉。远处有一对年轻人借着红枫拍照，少女的头纱被秋风轻轻掀起，落在镜头里倒像是特意增添的诗意。

暮色渐浓时，我们回到香山脚下。灯火次第亮起，山峦在夕照里显出黛青的轮廓。妻忽然停下脚步：“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总惦记北方的秋了——这里的秋色堂堂正正，该黄时黄，该红时红，像把一生都活得透亮了。”她眼中有细碎的光在跳，“能这样看秋，是修来的福分。”

回程车上，妻靠着车窗浅睡，膝上还摊着几片精心挑选的枫叶。我想起那些错失秋光的人，他们用缺席成全了另一些人的圆满。而此刻穿行在灯火里的我们，正把金黄的、火红的、澄澈的秋天，一寸寸收进行囊。原来最奢侈的旅行，不过是把欠了半生的秋光，慢慢偿还给她。



投稿邮箱 hnrzbpb@163.com